



◎ 父母进城记

□ 一和

父亲艰难地喘了一口气,说:“莲啊,我怕是活不成了,我要是死了,你别难过。”母亲老泪纵横,枯树枝一样的双手紧紧抓着父亲的右手,生怕一松手父亲就会不翼而飞。

接到邻居的电话,我驱车赶回老家时,父亲的呼吸稍显顺畅,母亲忐忑不安地坐在父亲身旁。我问:“怎么不打120?”母亲答:“想不起来号码了。”我说:“不就写在电话旁边的纸上吗?”母亲说:“忘了。”我一愣,突然心生歉疚。此前,我从未察觉父母的老,每周抽时间例行公事一样回家坐坐、吃顿饭,自认就算尽了孝心。及至今日,面对老态龙钟的父母,我才发觉他们的记忆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均大不如前,也才意识到自己的粗心大意和不孝。父亲招手示意我到床前,说:“孩儿啊,别去医院花那冤枉钱了,没用!我活了80多岁,值了。”我说:“爹,别怕,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医生能治好的。”

父亲患的是慢阻肺,全称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医生告诉我诊断结果时,我有点儿不明白。医生不得不细致地讲解,慢阻肺是一种进行性呼吸

疾病,如果不重视、不科学控制病情,很容易恶化,严重时会有生命危险。父亲年轻时得过哮喘病,治愈后又没戒烟,所以晚年患上了这种病。

办好住院手续,我拨通了大姐和小妹的电话,告诉她们父亲生病住院的事,然后让小妹做好陪护的准备,让大姐把母亲接到她家暂住几日。母亲3年前做过一次介入手术,健康状况大不如前,还有轻微的帕金森综合征。

父亲住院后情况日渐好转,5天后就嚷嚷着要出院:“我现在能吃能喝能睡,呼吸顺畅,偶尔咳嗽两声也不碍事,老住在医院里憋得慌。”看我昏昏沉沉的样子,他又说:“把你妈一个人丢在家里我也不放心,你洗洗脸去把出院手续办了吧。”我说:“你放心吧,我妈在我姐家呢。”父亲说:“那我也没必要住在医院里花冤枉钱!”我只能遵命。但是,医生不同意,说再观察两天。

7天后父亲出院了。我把父亲接到了我家。我家在6楼,房子是复式结构的。当初我在城里买房子时,重点考虑了3点:一是价格要便宜,二是房子要大,三是交通要便利。当时赶上房价下跌,我就买下了这套二手房。楼下三室两厅,一间卧室我和妻

子住,一间卧室两个儿子住,一间卧室改成了书房;楼上一个衣帽间、一个大阳台,一间大卧室,卧室当客房用。装修时,父母来了一趟,父亲领着母亲楼上楼下看了看,说:“不错,俺孩儿总算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家。”临走,他把两扎百元钞票递给妻子,说装修少不了花钱。

我们在城里买了房,父母仍然住在农村老家。这有3个原因:一是那时候父母身体还算硬朗,不愿把责任田租给别人种;二是他们担心同在一片屋檐下,天长日久婆媳之间产生矛盾;三是父母嫌我们家楼层高,上下楼不方便,住在城里没人聊天儿,闷得慌。

打开单元门,父亲径自缓慢地朝楼梯口走去。我想搀扶父亲上楼,却被他拒绝了。我问:“您能行吗?”父亲答:“能行。”父亲两只手抓着扶手,稳住身子,把左脚放在第一级台阶上,然后身子努力向上一挺,让右脚踏上第一级台阶,然后再迈出左脚……就这样,父亲两步一个台阶,一层楼歇一阵,从一楼走到了六楼,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进屋了,父亲像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一样骄傲地甩着胳膊,笑着说:“我的娘啊,累死我了!”我

跟在后面,鼻子发酸,为日薄西山

的父亲。晚上父亲睡客房。晚饭后,妻子提前上楼把客房整理了一下,把浴缸里放满热水,把我的一套干净睡衣放在床边。我为父亲沐浴后,抱着换洗衣服正要下楼,他叫住了我和等在客房外的妻子。我和妻子在客房的藤椅上坐下,父亲坐直了身子,收起笑容,说:“前不久,你常喜大爷走了。你天顺爷、保德爷、天宝爷、国军爷、书林爷、新友爷、德爷……也都去世了。他们的年龄都和我差不多,你常喜大爷这一走,我就成咱咱村的排头兵了!”父亲叹口气,接着说:“你大伯比我大3岁,走了20多年了。你三叔、四叔也走了差不多10年了。我命大,活到了86岁,离死也不远了。人都有一死,我死了,国家就不再每月发给我3000多块的退休金了。剩下你妈一个人,就成了累赘。你妈一身病,每月吃药要花不少钱,你家里也不宽裕,还要供应不少学生,我没别的要求,就一条——我死后,别把你妈一个人丢在老家。她心脏不好,万一哪天犯病了,跟前没人,你就没爹没妈了……”父亲的话让我和妻子潸然泪下,也让我想起

那句老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一种

焚蕙叹的哀伤笼罩在我心头。从楼上下来,回到卧室,我和妻子还沉浸在这种悲哀之中,许久没有说话。已故叔伯、乡亲和曾经熟悉的

面容,因为父亲的这一番感慨,重又浮现在眼前,我一时半会儿很难从追思的情境中跳脱出来。“爹这是怎么了,病好出院了反倒开始交代后事了?爹这次住院真的是慢阻肺?不是肺癌吧?”妻子异常困惑地问。妻子是一个不怎么爱动脑筋的女人,她的话让我开始回味父亲反常的举动。仔细想想,我终于明白了。“爹这回是真的服老了,不想再回农村老家住了,想让咱把娘接过来一起住,又不好意思明说,怕你嫌弃。”我边说边瞄妻子。“我怎么会嫌弃爹娘呢?这些年爹娘没少帮补咱们!再说了,谁都有寸步难移的时候,大不了咱少挣点儿,你辛苦点儿,我在家专职伺候爹娘。”妻子说,“且不说爹每月有退休工资,还有上行下效一说呢。”我笑了笑。

第二天,我就把母亲从大姐家接了过来。父亲看见母亲进屋,一怔,之后笑起来,开心得像个孩子。

◎ 我把辣椒当花养

□ 张名扬

说不清自己是否喜欢花草,是否喜欢侍弄花草。我养过花,可往往始于养终于死,自叹没有那份雅兴和耐性。我家有3盆吊兰,都是儿子搬家留下的。此物大概要求极低,有水即可活命,干旱也不死,十几年不见日光也无碍成长。故我不得不定时为之“理发修面”,否则就显不出“眉眼”来。

若按国画三科分类说,我独爱花鸟,尤爱齐白石、吴昌硕、郑板桥的万年青、雁来红、荷、梅和兰草。由此可见我还是喜欢花草的,可不喜欢玫瑰和牡丹,艳的艳,俗的俗。我钟情于玉兰。当年办公楼后有几株玉兰树,每逢花开时节,我便悄悄到玉兰树下踱步盘桓,进入思悟状态,却又无任何事由涌上心头,仿佛处于鲁迅先先说的“无物之阵”。玉兰先开花,仲春前后便一树繁华。树高需仰视,给人以赏花换式的异趣。花大喜人,花香袭人,花白可洗心浴德净化灵魂。花期过后,每当处理文字有障碍或工作受阻,我都会独自到玉兰树下走走站站,看绿叶如盖似当繁花似雪,寻找春天的敦厚和清香,依然赏心悦目醒脑益智。我也喜欢茉莉,它是唯一买过的花,且不止一次。茉莉花期较长,自夏至秋,天天孕蕾,夜夜放香。室外月色溶溶,室内馨香四溢,天气炎热我却可在阵阵异香中沉沉睡去。茉莉畏寒,不能经年越冬,是为憾。

小区楼下的墙角处有一废弃的浴缸,被辟成一方小小的菜圃,其中有棵高笋的植物亭亭玉立。其叶无

甚特殊,其果四四方方,大小若杏,橘黄色。这四方四方的橘黄色“小灯笼”我从未见过,颇觉新奇,于是问道:“这是什么?”“墨西哥魔鬼辣椒。”菜圃的主人答道。“给我留些种子吧。”我请求道。“你随意摘几个辣椒吧!”菜圃的主人大方地说。

这是前年仲秋后的事。去年春暖花开时,我拿出珍藏的魔鬼辣椒,将其种子小心翼翼地埋进花盆。自次日起,我一天几遍探看,盼星星盼月亮,盼它早日破土发芽。孰料一个星期过去了,10多天过去了,仍无一丝动静。我心想,一定是“瞎”了,没希望了。忽一日,盆中有绿芽露头,一大二小。最终只大的成活,且长势甚好,枝叶繁茂,形近塔状,郁郁葱葱很有武士风范。我对它殷勤照顾,用淘米水、洗鱼水浇灌。字写多了书读久了,我便走近它目不转睛地看一会儿。朋友说绿色养眼,我贪婪地如吸气一般欲把碧绿青翠全部吸进眼球里。魔鬼辣椒长势虽喜人,却迟迟不见开花挂果。失望中,某日我忽见绿丛中似有一团黄色。仔细看,果真是一个辣椒深藏在枝叶中。我喜出望外,像撞上外星人似的。好大一棵苗却只结一个果,也算是对我的安慰和回报了。可惜的是,那个辣椒却突然不翼而飞了。是不是被风吹落了?懊丧的我仿佛失去了一位结交未久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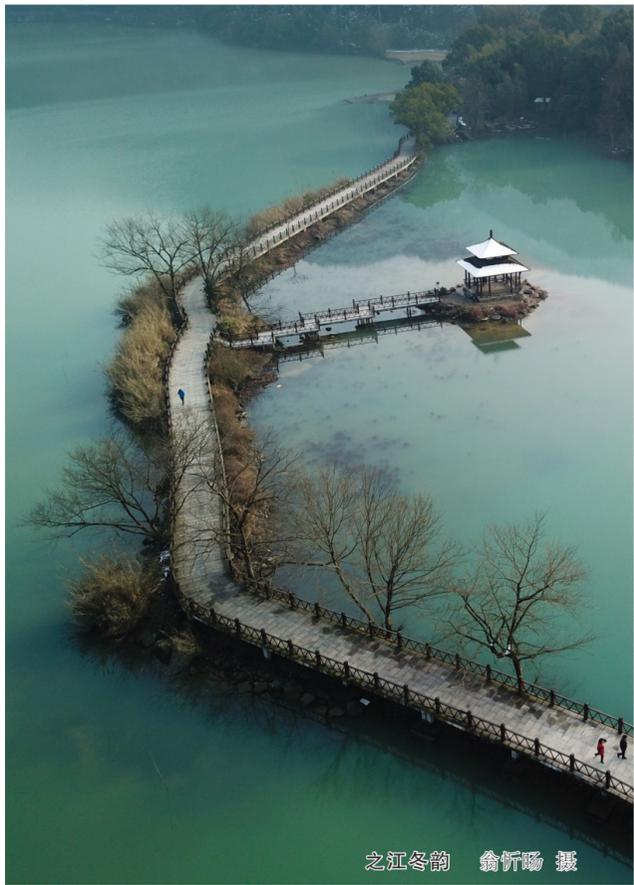
魔鬼辣椒真魔鬼,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可能我们原本无缘。奈何!它勾起了我养花的兴趣却又败坏了我的兴趣。

今年暮春时节,我偶然看到种魔鬼辣椒的花盆,气不打一处来,厌恶

中夹杂着恼怒,恨不得踢它一脚。可又一想,错不在花盆当在魔鬼辣椒,平静下来又想种点儿什么。找来找去,我只找到一个干瘪的线椒,随手折断将其种子撒进土里。不几日,花盆里就泛绿了,生意盎然。我数了数,有15棵小苗,后来将其分栽到4个盆中。它们像讨好我似的,一天一个样,很快就长得比筷子还粗了。枝条左右横出,叶片累累丛生,月余时光便有模有样了。农历七月,绿叶中点缀着米粒似的白花。花落挂果,渐长渐大,待长到小拇指粗细时不再发粗,渐渐渐长,长的一排有余。有趣的是线椒会变色,由绿变紫直至深红,最热闹时五彩缤纷:全绿的、半绿半紫的、全紫的、半紫半红的、全红的。变色一般由椒尖始,头红、腰紫、蒂绿者最好看,可惜持续时间不长。

说起来神了。国庆节前3天,像变戏法似的,15棵线椒的果实全红了,红红火火,远看宛如一幅水彩画。悬垂在枝头的红线椒,随风摇曳,像吴冠中笔下绿波中的一群金鱼,喜煞人也!俗话说:红配绿,看不足。友人至家远远看见,问我养的什么花,我说请近前看看,他看罢惊讶地说:“哎呀,你把线椒当花养,真漂亮!”他轻轻一句夸奖,令我颇有成就感。

送走客人,我想想把辣椒当花养有数得:一得养花之趣,二得赏玩之乐,三得果实之惠。孙子数了数,15棵线椒共结辣椒118个,若让菜农说肯定是赔本买卖。且慢,贾平凹说辣椒籽煮水泡脚可防冻疮,我自幼双脚冻伤,久治不愈,今冬倒要一试此方,说不定还有疗效哩!



之江冬韵 翁忻福 摄

◎ 父亲的教诲

□ 田迎旗

6年前,父亲带着对亲人的无限眷恋,走完了一生。6年来,每当我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心中充满忧虑和惆怅的时候,父亲那慈祥的面容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在我眼里父亲是一位为人正派、勇于担当、善良和有正义感的人。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父亲就像一座大山,是我们全家人的依赖,默默担起生活的重担。在外人面前,他严于律己、宽容待人,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在家人面前,他严格要求,特别是对待孩子,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严肃认真,而在生活细节上宽厚包容、无微不至。他常常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做出表率,让我无声无息地受到教育。他常对我说:“人活

世,要对得起自己的一生,走过的路、做过的事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你要学会吃亏、懂得感恩,干干净净做人、公公道道做事,只有这样才能活得有尊严,才能让人尊重,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由于父亲做事公道、坚守正义,18岁时被村民推选为农会干部。反匪反霸、土地革命,在各种风险和困难面前,他从不畏惧,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生死考验。1958年春,组织上派父亲到条件最艰苦的禹县浅井开展生产自救。当时灾荒肆虐,粮食连年大面积绝收,饥饿、疾病吞噬着人们的生命。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向时任禹县县委书记刁文立下军令状,不改变穷山恶水的面貌决不离岗。凭着顽强的意志,父亲带领当地群众与死神抗争,一面组织开展生产自救,一面从襄城县老

家请来种烟能手推广烟叶种植技术,想方设法增加群众收入。为了调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的积极性,他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体力不支多次昏倒在田间。那时候粮食极度匮乏,人们用野菜、树皮充饥,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和父亲一起被派往浅井的4名工作人员,就有两名因疾病去世。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中,父亲一干就是6年,直到浅井的条件有所好转,当地群众吃饭穿衣基本有了保障,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如今回到浅井,我依稀可以看到父亲当年拓荒时留下的痕迹,不时会听到一些老人讲起当年父亲带领他们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感人故事。

父亲出生于贫困家庭,由于爷爷英年早逝,他自小和奶奶、姑姑相依为命,15岁就靠给地主扛短工养家

糊口。父亲参加工作后,省吃俭用,用节省下来的工资接济家人,帮助有困难

的左邻右舍和朋友。那时候,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他总是一个人扛着,从来不让组织照顾、不让别人帮助、不让家人知道。年复一年,父亲这种自强不息、助人为乐的精神感染着我,渐渐使我懂得了要在逆境中奋发,要顾大局、讲奉献,这样大家才能信赖你、支持你。

高中毕业后,我被安排到一个单位负责工资分配工作。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父亲为了让我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经常用他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我,让我入脑入心。尤其是在廉洁方面,不能有半点儿含糊。记得有一次,一个朋友出于感激,春节时到我家做客带了只鸡、一块牛肉和几瓶罐头。当晚,父亲回到家里看

到桌子上摆着的这些东西,沉默了很久,眼里透着严肃的目光。他把家人叫到一起,屋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不等我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就劈头盖脸地教训了我一番。一阵狂风暴雨过后,他突然站起身来,从屋里拿出家中仅有的20元钱塞到我手中,让我给朋友送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只好按照父亲的要求,把钱送给了那位朋友。几天后,父亲紧锁的眉头才得以舒展。时至今日,对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当时父亲严厉批评我的话仍清晰地在我耳边回响。

父亲一生务实清廉、光明磊落,虽然在物质上一无所有,却给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不但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第一任老师,他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他的严管厚爱我永记在心。

总第一三三七期

卷六



冬雪的前奏

□ 桂花落

迟来的
一场冬雨
难以消解
人们对雪的期盼
温暖的屋子
没有爱
也显得冷清
结满霜花的玻璃窗
映照着
一双忧郁的眼睛
诗人都生活在
童话世界里
都有一颗童心
这一场冬雨
想必是冬雪的前奏
一夜无梦
悲伤淹没了这座城市
想起一个温暖的笑容
想起花开
想起鸟鸣
想起五彩斑斓的春天
想起天真的孩童

冬天的雨

□ 张超我

冬天的雨
淅淅沥沥
我独坐书房
沐浴在
如梦似幻的琴声里
雨和雪
不过是生命的伴奏曲
干涸了一冬天
我的脸布满沟壑
雨水填平大地的裂缝
抚不平我沧桑的经历
那一年
你站在茅屋门口看雨
烟波浩渺里有一个身影
越来越清晰
你眼里的雨
一直下到今天
穿过雨帘走到跟前
笑得泪花纷飞
甩一甩头发
雨滴和泪水
播种生活的憧憬
今年
又一场冬雨
那雨中走来的人
看不清
越来越模糊的你



瓷图图片